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  
第十八回 秦寶珠病歿紅玉枕 沈藕香親送繡金衣

卻說秦瓊剛要退出，秦文又喊轉來道：「頭裡陸師爺講起，說他的家眷來了，還耽擱在船裡，沒得下處。我想咱們園子裡盡空，沒得人住，也要荒蕪了。現在美兒和葉府上的小姐都打算住裡面去，倒也很好。倘師爺想咱們這裡住，就請他們太太和小姐們，住園子裡去，也沒什麼要緊。只問愛哪樣便哪樣罷，咱們府裡也不爭這一點兒用度。」秦瓊答應著。又站了會兒，見沒事了，便退出來。先將這話告訴了夏作珪。夏作珪便又高興又不高興的道：「這一晚子叫我代什麼，橫豎明兒金有聲來了，今兒的帳叫留著，明兒算罷了。」秦瓊再三央他。夏作珪一付道：「管他娘，今晚子帳上弄他幾十兩銀子用用也好。只盡把大筆頭的開銷清了，也好拿一個九扣的除頭，多少可百兩銀子總有。」想著便道：「既二爺這麼說，我便代理一會子罷了。」說著便叫邵二掌燈，到帳房去了。秦瓊便到南書廳，將秦文的話對陸蓮史講了。蓮史很合己意，便說：「等你師母和師姐到來，再作計較罷了。」秦瓊應諾，到放館出來，回了秦文不提。

且說這日寶珠等在春聲館看戲，那歡笑熱鬧是不必說。直唱到五更，方才歇鑼。這些人也多看的倦了，柳夫人頭一個禁不起，早先睡去。軟玉姊妹，便仍就睡在婉香對房。寶珠看大家睡了，才回到自己屋裡睡去。到次日傍晚才醒過來。卻因天色下雨，陰沉沉不辨時候。及至梳洗完了，那天便真個黑將下來，雨聲是越發大了。寶珠覺得心裡煩燥起來，又因昨夜不睡。今日又起來遲了，身子很倦，便仍躺到牀上去。裏煙點燈進來看見道：「爺又怎麼了？」寶珠見裏煙問他，因略笑道：「沒什麼，因我覺悶的慌。姐姐他們可起來了麼？」裏煙道：「婉小姐和蕊小姐、軟小姐都早起來了。這會子東府裡大小小姐邀去鬥葉子戲去了。因爺睡著，沒請爺去。」寶珠聽了，心裡便活撓撓起來，想也到東府裡去玩。又轉念怕秦文知道惹罵，便又收轉念頭。因道：「他們怎麼不在咱們府裡玩，倒跑那邊去。」裏煙道：「是三太太的主意，說天下雨怪沒味兒。所以連太太也請過去吃酒呢。」寶珠點點頭。裏煙又道：「早間金爺拿帖子進來請爺的安。因爺睡著，我不來回，拿爺的片子回拜去了。」寶珠因道：「怎麼他忽然來拜起我來，敢有什麼事兒。」裏煙道：「光景沒什麼事，聽說金爺是來府裡代理帳席的。」寶珠道：「怎麼要代理帳席，葛師爺哪兒去了？」裏煙便將昨日葛亮甫被人家打壞的事講了一遍，寶珠聽了好笑。因道：「昨晚子倒造化了夏師爺。」裏煙笑道：「可不是。外頭多說昨兒夏師爺弄了好幾個錢，今兒早起吃館子去呢。」寶珠笑了笑，因問道：「昨兒軟小姊叫買的洋牀，帳房裡可辦進來了沒有？」裏煙道：「才今兒珍大奶奶開帳出去，還有添做門簾窗幃和繡花墊子那些物件。光景明後兒才辦進來呢。」寶珠點首。裏煙又道：「今兒太太說，小姊們現在不能搬進園子裡去住。因什物還未齊備，廚子也沒有派定，須得園子裡開個廚房才便。現在檢定本月二十八日才搬進去住呢。」寶珠算算日子，覺得老遠的，心裡好不耐煩。

剛納著悶，晴煙進來說：「三太太叫玉梅來請三爺喝酒去。」寶珠想了想便點點頭。走下地來，忽身上打了一個寒噤，因道：「怎麼發起熱來了。」裏煙忙過來握他的手，覺得手心兒焦灼灼的，再向額上一摸也滾燙的，失色道：「怎麼好端端的發起燒來？」你肚子裡可怎麼來？」寶珠道：「倒也不覺什麼，不過氣悶的很。」裏煙道：「既這麼著，東府裡不要去了。外邊雨也大的很，風又尖刺兒的，不如睡一會兒罷。」寶珠自覺支撐不住，便叫晴煙去回了一。又叫不要說起病，怕婉香知道發急。晴煙答應去了。寶珠便自睡下，裏煙陪著。到晚膳時候，寶珠也不吃飯。聽那窗外的雨一陣大似一陣，忽滿窗子一亮，一個閃電過處跟著一個霹靂，「坑磕磕」的震得玻璃窗兒都響。寶珠早躲在裏煙懷裡不敢言語。那雷還旋磨似的響個不了，那雨小了些，滴滴瀝瀝響著。心裡覺得悽愴起來，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。納悶半晌，因想睡熟。卻好婉香和軟玉、蕊珠來了，知道寶珠病了，心裡多很不受用。便恩恩切切的和寶珠談了一會，又勸寶珠吃了口稀飯，看他睡熟了才去。藕香知道，也過來望了望，又送了些香蘇飲來與寶珠吃。

到了次日，病越重了。寶珠因發燒太重抵擋不住，便睡著走不起來。柳夫人發急了，請金有聲進來診脈。說不妨事，才放了心。不期寶珠打這日起，一日重似一日，連米湯也吃不下。婉香、藕香等終日伴著他，他總是昏沉沉的好睡，也沒什麼話講。把平日的一種溫存樣兒，卻一造收拾起了，到月底邊還起不得牀。大家因寶珠病著，都沒得興趣。二十八那日便也不搬往園子裡去了。

到了五月初上，寶珠才好起來。足足的病了一月不打緊，倒是婉香等一干人被他急死了，現在才各放心。寶珠也能起坐和姊妹們談談說說，倒也有趣。有時自己照著鏡子，覺得清減了許多。兩彎眉兒卻卻的和婉香差不多，有一種可憐樣兒。自己也覺憐惜，便分外保重。不是和婉香下棋，便自己拿著筆做做詩。又挨過六七日才霍然痊癒了，便慫恿婉香等搬進園子去。婉香見他已經大好，便大家商議著，從五月初十日搬進園去。卻好這日是蕊珠和綺雲、寶兒三個的小生日，大家便又鬧起戲來，熱鬧了一天。那園子裡，自從諸人搬了進去，便覺得花柳有情，山水生色。寶珠住在裡面，就像一個穿花蝴蝶兒一般，樂的了不得。那些吟詩飲酒的事是不必說，也記不得這許多。

到了六月初二日，秦珍打京裡回來了。藕香接著歡喜的很，把帶來的物件，逐樣檢點明白，送往各房去。卻把寶珠和婉香的物件，親自送到園裡惜紅軒來。卻值寶珠和婉香、軟玉、蕊珠一塊兒坐著挖西瓜殼兒做燈。藕香進來看見道：「你們到會玩意兒呢，這個西瓜殼兒還要挖出這許多花紋來，明兒便壞了。可是吃著沒事做嗎？」婉香因笑道：「大嫂子你瞧，看誰的鏤得細。」藕香看時，婉香鏤的是細回文卐字，夾著四個圖兒，鏤出「月圓人壽」四個雙鉤篆字，覺得精緻的很，便滿口贊好。再看寶珠鏤的，是鴛鴦戲荷的散花。軟玉是四塊合景書畫的。蕊珠是繡球紋夾著兩個獅子的。因笑道：「多好心思，講細緻還是婉妹妹頂好。」

寶珠笑道：「大嫂子總存著一個偏見，我這個還沒鏤好呢。鏤好了你瞧著，眼睛多要花呢。」說著放下刀子回過頭來，見銀雁捧著一個緞盒，因道：「大嫂子，這是什麼玩意兒？」藕香道：「你哥哥回來，這便是你要的東西。」寶珠便跳起來道：「好哥哥，好嫂子，我正想著呢。」說著便叫軟玉和蕊珠的西瓜燈拿開，又一迭聲叫春妍抹桌子。藕香等都看著他好笑，春妍過來抹了檯子。銀雁便將緞匣放在桌上，大家都圍著來看。寶珠先打開袱子，看是一件金醬女襖料兒，滿身平金錢的大牡丹花。略一展看，便覺光彩奪目。寶珠喜的頓足道：「好！」又忙問道：「這是送誰的？」藕香道：「你哥哥因要公道，照這個樣兒，一色的定了十件。東府裡送了五件去。」寶珠道：「東府裡四件數了，怎麼要五件？」藕香道：「你不知道嗎，前兒金有聲在這裡給瓊哥說下了親事了。便是石師爺的令妹，轉眼就要行聘了。」寶珠恍然道：「不錯，前兒我病著也聽見講起。我因這些事兒不經心，便忘了。足見大嫂子心細。」又道：「那麼這一件兒送婉姐姐，還有四件留著幹什麼？」藕香笑道：「你不要替我耽憂，難道我自己不該要一件兒嗎。這兩個袱兒裡，便是兩件，送軟妹妹和蕊妹妹的。還有一件是要送陸師爺的小姊去。」寶珠聽說，因忙問道：「我正要問大嫂子呢，頭裡四月間聽說老爺邀陸太太和小姊來園子裡住，師爺答應了。怎麼隔這兩個月還不提起這話，難道還在船裡嗎？可不要熱壞了那位小姐。」藕香笑道：「便熱壞了，也不干你事。前兒原說要來住的，此後不知怎麼陸師爺又說不便來，回了老爺。在外面租公館住了，說改日總要來給太太請安的。」寶珠又道：「大嫂子可知道這位小姐喚什麼名字兒？」藕香道：「這個我倒不知道。只聽說年紀卻長了，長的倒很好，還會得做文章呢。」寶珠道：「你那還不仔細，我到知道他叫做瑣琴呢。」婉香笑道：「偏你會打聽這些，橫豎你心裡有了個他，他心裡還不知道有你這個人呢。」寶珠笑道：「那我也不希罕要他知道。」剛說著，見藕香身邊的小鶻進來道：「爺請奶奶轉去，有事情呢。」藕香應了聲，便把緞盒裡三件襖料撿出。又打開一包，是十副平金褲腳，又打開一包看是十副挽袖。軟玉看見駭異道：「婉姐姐，你要這個什麼用？」婉香笑道：「那裡是我要的，這是寶珠帶來孝敬太太去的。」軟玉笑道：「我當是你穿披風兒了。」說著大家都笑起來。

藕香又打開一包，是一副平金的帳沿和牀幃子，八副堆花的椅墊套兒，又兩大匣子的榻榻香末和些阿膠桃杏等脯，都叫春妍替婉香收了進去。婉香和軟玉等多道了謝。藕香略坐一會，便告辭出來。正是：

草索不妨公子病，花衣卻稱美人身。

